

【怀旧记】

空心楼

□雪樱

对门的房子又换了主人,新来的房客是个护士,进进出出,脚步很轻。两年里,对门的房客换了一茬又一茬,刚毕业的大学生、写字楼的白领、刚结婚的小夫妻,住得最长的是那对小夫妻,因为要生孩子,觉得房子小不方便,年初搬到别处住了。

我所居住的小区是某高校的宿舍,也是建校以来最早的教职工宿舍。前年起,学校迁至长清大学城,很多老师也搬了过去,即便不搬走的,也因为孩子上学在别处买了学区房,小区似乎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——涌进来很多房客,且更换频率非常高,过去的老住户越来越少,变成了空心楼。楼空下来了,人的心也变得没着没落。

一切从老邻居安老伯搬家说起。安老伯是看着我长大的,最早的时候我们两家住对门,都住在筒子楼里。那时候,筒子楼也叫“大通道”,家家户户做饭都在楼道里,锅碗瓢盆,乒乒乓乓,烟火气十足,肉香、菜香成为门缝里最合法的闯入者。每当安老伯家炖肉的时候,我便从门帘里钻出小脑袋,等着他的高嗓门:“倩倩,拿碗来!”话音刚落,我迅速到橱子里找出我的“兔子”碗,连蹦带跳地跑出门,站在他家的炉子前,闻着扑鼻的肉香,忍不住咽口水。

多年的邻里情,浓得化不开。后来调换房子,安老伯搬到前面楼上住了,仍住在一个院里,并没有多少隔阂感。然而,就在今年夏天,他们一家搬走了,静悄悄地。听母亲说,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的老伴出来,后来就传来他们搬走的消息,再次路过他家窗前,发现换上了新的窗帘,房子已经租赁出去。从去年起,安老伯身体每况愈下,渐渐地,不能出门了,两个儿子轮流过来照顾。“爷爷老了,不中用了!”听到他的声音,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孩子要工作,不可能天天过来,经过商量,接他去儿子那里居住,这样便于照顾。就是这样,他们一家搬走了,离开了这个大院。

我知道,像他这样搬走的老邻居,有很多。为了养老,离开这里,内心深处的情结却是难以割舍的,房子的变迁永远不会改变精神的皈依,那是生命的老根。有些老邻居搬走后,不顾路远,辗转坐车回来看看,在门口买点东西,到小区楼下打打麻将,去邻居家拉拉家常,然后,诉说现在居住的小高楼多么气派、多么高档,最后话锋一转:还是咱们这里好。一个“好”字,牵扯出多少藕断丝连,砸出多少情感涟漪,叫人百感交集,几乎湿了眼眶。

我知道,搬走的老邻居,他们住的新楼其实也是空心楼,一切都是簇新的,新房子、新家具、新环境、新邻居,新得令人徒生不安,好像太年轻的房子没有重心,经不起风雨,让精神无处安放。

这让我想起母亲的同事,窦姨。儿子工作后,在上海定居,有了孩子后,她和老伴过去看孩子,成了“老漂族”,周围人都称她“上海婆婆”。没过多久,老伴就回了济南,直说住不惯。她留了下来,看孙子、买菜、做饭、洗洗涮涮,一住就是七八年。“儿子儿媳下班没个点儿,如果我不去上海,孙子就没人管,没办法啊!”今年夏天她回来了,见面后说,她这次回来是搬家,儿子打算在济南买一套新房子,选在东部城区,让她把老房子卖掉,将来去新房子那里养老。“怎么舍得?这些老人,都熟了,不愿再换地方了。”窦姨缓缓地说。在搬与不搬面前,让位于养老,或许这是不得已的选择,但是,仔细想想,老房子迟早要空下来,你不走,别人也会走,不是搬走,生命也会老去。就像前面的校长楼,老校长先后去世,校长楼也就不复存在,变成了空心楼。楼前挨挨挤挤的汽车,每天早上此起彼伏的喇叭声,打碎了以往的安宁,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无声的更替呢?在老旧中变迁,在变迁中新生,在新生中把持着时代的脉搏。

空,说到底,是生命的归宿——孤独,也是人生的属性——无常。就像当下经常说起的空巢老人,那是生命靠近终点的孤独状态;空巢家庭,孩子在外求学和工作,原生家庭的精神世界变得寂寞;空心村,年轻人或壮劳力外出打工,农村沦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;空巢青年,年轻人来到一线城市工作和学习,独身而且独居,饱尝孤独。空,也是一种痛感,城市发展进程中所衍生出的阵痛。

最近,楼上的诗人也搬家了。那天中午,正在午睡的我被楼上砰砰的巨大声响吵醒了,依稀听见搬家的声音,踩得楼板快要塌陷的感觉。这座有着三十多年楼龄的老楼,平日里一片死寂,安静得有些不可思议,唯有搬家,就像一场声势浩大的华丽演出,瞬间不安分起来。每个节目的主题都是“离别”。他和我同住一座楼,搬来的时候儿子刚出生,在这里上幼儿园、上小学,他接送孩子的场景,我记忆犹新。几年前,我才知道他是大学教授,也是有名的诗人。我以为他是唯一不会搬走的人,没想到他也离开了,很早就在外面买了房子,一直没有去住,如今孩子升入大学了,他决定搬走。

搬完的第二天,他的房子就进来了新房客。再也听不到诗人有节奏的脚步声了,我有些不习惯。

[浮世绘]

才算是性价比高

□李月亮

刘欢在节目上感慨,说现在的人太功利了,有回他跟学生聊天,对方说想选修法语,又觉得性价比不高,很犹豫。他无语:想学就学呗,怎么还扯到性价比了?

作为国宝级艺术家,对学生的功利思想表示无语,非常可以理解,但站在大众的角度,我也完全能理解那位学生对性价比的追求。现在人做事哪还有不考虑性价比的?干什么都得有意无意衡量下投入和产出的关系,合适了才去做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但问题是,我们所认定的产出,通常只局限在“名利”层面,能升官发财,能扬名立万,能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,才算赚到,才觉得性价比高。

花两年时间学一门法语,为的是以后好找工作,万一找工作时没用上,不亏了吗?

拼死拼活考研读博,为的是以后找好工作,万一收入、职位都不高,不亏大了吗?

研究学问一辈子,成果一大堆,但到退休还没一官半职,连教授都不是,简直白活了……

总之一切都以名利、外物来衡量。能换来锦衣玉食的用处,才是用处。能往脸上贴金的好处,才算好处。风风光光功成名就的人生,才是好人生。这貌似已是现代社会的常识。但是这不科学啊。

话说孔子当年也很穷,出门讲学还得靠子贡花钱供着,但他的人生性价比怎么样?

李白就更穷,大部分时间赚的没有花的多,最后贫病交加死在旅途。要是以现在的性价比观点衡量,得分恐怕比农夫还低。或者,他老妈若是早料到结局,可能根本就不会送他去读书认字了,踏踏实实在家种田多好,写那几首酸诗有什么用?

“有什么用”是个太险恶的问句,它是把杀人不见血的刀,无数年轻人的理想,都被年长者用这个问句轻轻一戳,就给灭了。

可是,如果都照这种实用主义逻辑,唐僧就甭取经了,梵高也甭画画了,司马迁甭写《史记》了,曹雪芹更甭著《红楼梦》了,有什么用?有那份时间精力,干点粗活把肚子填饱

不是更好吗?

我有个远房的爷爷,头脑胆识过人,在农村做了四十年村长,七十多岁了村民们还不同意他退休。老爷子一辈子带着村里人开山修路,大规模养殖奶牛,又建奶粉厂、建学校,他们村的生活和教育水平都比周边的村高出好大一截,大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出,小伙子娶媳妇都在别的村挑着找,爷爷的威望更是无人能及。

前几天我爸说起一桩旧事:村里曾经丢过一头才出生三天的小牛,过了两年,爷爷有次去县里办事,路上看到一群牛,他立刻下车过去,指着其中一头跟放牛的说,我是××村的××,这是我们村丢的牛。那人闻言,连抵赖都没抵赖,就让爷爷把牛牵回来了。

类似这样的事很多,村里人都对爷爷打心眼里佩服、敬重。老爷子一辈子也没穿过名牌,没多少存款,名声在四邻八村是响当当的,但出了县城就没人知道了。若只是用当多大官、赚多少钱来衡量,他这辈子可能连个科长都不如。可是,一个人以一己之力给了千百人幸福,自己也过得畅快、踏实,超有成就感,这种人生难道性价比不高吗?比一个大机关里碌碌无为的科长、处长怎么样?比一个劳苦奔波、殚精竭虑的暴发户怎么样?应该不会更低吧。

所以,如果非要算算一件事、一种职业、一个人生的性价比的话,我想就算名利必须作为不可忽略的一项指标,也总得把幸福感、个人价值的实现、为他人所做的贡献等众多因素都加上去才行。好比判断一盘菜的价值,不能只以里面有多少肉为标准,色相、味道、营养也都得算数才合理。我们去饭店点菜,首先考虑的肯定是一道菜的口味和营养,而不仅仅是里面有几块肉。可为什么到了选择人生大事的时候,我们最在乎的反而是有没有肉呢?

[在人间]

我需要以你为傲

□微冷

父亲最近在动车站附近给人做家具。父亲是木匠,师从他的父亲、我的祖父。顺便说,叔叔也是木匠,师从他的兄长、我的父亲。动车站附近是新的楼盘,有个业主有两套房装修,请他去做家具。

前几天,父亲等业主去补材料,一整天不用开工,没课的三弟坐动车来看父亲。父子俩炖了排骨、喝了啤酒,三弟喜滋滋地在微信群里晒图——我们谁和父亲有和睦温馨的相处,都会奔走相告、互相打气似的。

一堆随随便便的美食图中藏着一张父亲的工作照,照片中的父亲认真的样子竟有几分陌生,看了许久,才有亲切的感觉。一直觉得父亲的面目近乎狰狞,他和母亲吵架的样子、和我吵架的样子、和弟弟们吵架的样子……这些样子太过深刻,不细想以为那就是他的全部。

我几乎要忘记父亲年轻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。小时候,父亲很忙,一开春就有很多人来请他去做家具,有时候忙不过来,给对方介绍叔叔去做,对方不肯,一定要等他,说他做的家具好。舅舅家的门窗家具是父亲和另一位乡人做的,不到两年,乡人做的门把手就坏掉了,舅舅请父亲去做,一边抱怨乡人不可靠,一

边说表哥城里的房子将来装修也得请父亲去做家具。

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父亲不好对亲戚的委托敷衍了事,因而付出超乎常规的认真。木工嘛,熟练的师傅谁不会做?有一年春节刚过,有个年轻人来请父亲去做家具。年轻人承包了整栋公寓的家具,要找父亲去搭伙,父亲年前的活儿还没完工,便拒绝了,给对方介绍了其他人。年轻人不罢休,一直给父亲加钱,说业主主要做的家具别人做不好。我在旁边,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。

父亲老了,加之社会进步对传统手艺的挤压,他时常叹息年轻时不加选择地跟着祖父学徒,一生从事没落的工种。这实在无从悔恨,这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天翻地覆,父亲这样的传统手工业者并不是潮起潮落中受害最深的一员。总之,父亲没有手艺人的骄傲。我看到都市人去采写乡村手艺人,着意表现他们的骄傲和尊严,总是很疑惑。自己养家糊口的手艺在社会上日益衰颓,保持所谓的骄傲和尊严,实在太难。

父亲有的是落后分子的颓势和在家庭角色中可憎的面目。我羞于启齿,父亲既没有温和慈爱的家庭角色,也没有英武能干的社会角色。跟人聊养儿育女的事,我总说“为



人父母需要资格”,大谈生活艰辛,我得有几百万才会认真考虑生孩子。我心里想的是,等我足以令我的孩子骄傲时,我才会考虑生孩子。与之伴生的念头是:我恐怕一生也无法令我的孩子引以为傲。这种沮丧反过来追问我:为什么父母需要令孩子感到骄傲呢?

我一度感到骄傲,父亲是个很棒的木匠。我念书时用的圆规是父亲做工时用的圆规,比最有钱的学生用的圆规还要高级。那时我是个考第一名的学生,父亲是个不错的木匠,虽然他总和母亲吵架,却也是关心我的学习并以我为傲的。我经过了“小时了了,大未必佳”的成长,和父亲的矛盾日益尖锐,最终互相嫌弃。进入社会,我到处碰壁,成为城市里虚弱的存在,父亲更加成为我隐蔽的秘密。

看到父亲站在未完工的柜子旁,斜眼对齐柜子的两旁——从小看他这样用肉眼对齐,居然也不会有误差——我陡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:既感到骄傲,又深觉滑稽,好像一个学做西餐的人想从做中餐的父亲那里得到指点,而父亲的经验是“盐巴少许”。我做不好西餐,恼羞成怒地反复追问:“少许是多少?”这个追问伤害了父亲,也伤害了我自己。